

心中有鬼

THE MARRIMONY

香水有毒，真爱无敌，恋爱季最佳爱情读本
红尘万丈，怕我寂寞，于是，你守在这里
一枚糖果·作品

心中有鬼

THE MARRIMONY

一枚糖果·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中有鬼/一枚糖果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7.3

ISBN 978-7-80673-983-9

I. 心... II. 一...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7758 号

©2007 华谊兄弟影业投资有限公司

图片由华谊兄弟影业投资有限公司提供

本书由华谊兄弟影业投资有限公司授权,由磨铁(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转授权,

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

心中有鬼

作 者: 一枚糖果

策 划: 张国岚

责任编辑: 尹志秀 李 伟

美术编辑: 美 慧

特约监制: 李耀辉

特约编辑: 丹 飞 高 琴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责任校对: 成 仁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71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73-983-9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为了爱，不惜一切代价。

1930年的上海，谜一样神秘莫测的城市。每个角落都可能暗藏着一个凄美决绝的爱情故事，那些故事的主角们，或许至死守护着自己纯洁的爱情，而忘掉了自己灵魂深处的阴影。

我说过要留下最美的你，就算你不在人间也行，我一定要让你活过来。

——君初

君初和爱人曼丽早就论及婚嫁，却因为一场车祸，天人永隔。君初眼睁睁看着未婚妻香销玉陨，无力回天。

君初整个人崩溃，整日关在阴森幽阔的老宅子里回想从前，痛苦难以名状。母亲半哄半骗逼他和三三办了婚事，盼望能藉此逃脱厄运。没想到，君初益加懊丧，更骇人的是，这栋身处竹海的老宅子，总在出人不意时，传来细碎的低语，莫名的噪音，甚至，惨淡的魅影……

虽然他现在对我好，但我知道，他爱的是你，在我身上，他看到的其实是你。

——三三

三三还是个小绣娘时，就已爱上这位斯文俊朗的沈家少爷，从不敢奢望有一天真能成为他的妻。她万般珍惜这段胡涂姻缘，小心翼翼呵护着，捍卫着，即便君初再刻薄，她总笑脸相迎，只盼有那一天，君初能对她笑，唤他一声妻。

怎知君初不堪往事纠缠，精神耗弱病倒，命在旦夕。大夫叹气：病人若失去求生意志，神仙难救。听着君初辗转病榻，仍不断呼喊曼丽的名字，三三心急如焚。她红着眼眶，奔回老宅，狂喊着要阴魂不散的曼丽现身。只要能救君初一命，要她怎么样都行……

你知道爱一个人，却不能靠近他的感觉是什么吗？是痛，是无底的痛。

——曼丽

在最深爱的时刻，曼丽却被永远隔绝在君初的生命之外。她仍然记得爱人温暖的誓言，却不得不体验残酷的离别，让自己的希望一次次幻灭。

她和三三都爱着君初，为了救起深爱的人，她们推心置腹。曼丽的魂魄得以占据三三的身体，因此能前往医院探君初。两人相见，涕泪难舍，恍若梦中。君初的病渐渐好起来，对三三逐渐产生好感。曼丽却逐渐走向黑暗，妒火让她失去理智。她先是活生生吓疯了被她视为始作俑者的沈母，接下来要和三三摊牌，甚至不惜要带走她毕生的至爱君初……



出品人 王中军
 制片人 王中磊 杜家毅
 监制 陈国富
 编剧 张家鲁 杨倩玲
 导演 滕华涛
 主演 黎明 刘若英 范冰冰
 摄影指导 李屏宾
 剧照摄影 陈嘉亮
 美术指导 冯立刚
 造型设计 吴里路
 音乐 李欣芸
 剪辑指导 林安儿
 特效指导 许安

华谊兄弟影业投资有限公司	出品
南方电影有限公司	
华谊兄弟影业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电影集团	
中影集团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联合发行
©2007 华谊兄弟影业投资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HYBROTHERS
 华 谊 兄 弟 影 业

心中有鬼

THE MASTERS OF THE MIST



“曼丽小姐，你没事吧？”导播老张看着隔音玻璃房里的女主播徐曼丽，她的嘴唇有点苍白，即使涂了粉也遮盖不住因为熬夜和哭泣生成的黑眼圈，影子反射在厚厚的隔音玻璃上。曼丽烫的是时下最新潮的翻卷小波浪，琉璃绿的半透明赛璐璐发卡将斜出来的几缕刘海固定，栗色小卷的头发夹于耳后，更显额头的光洁。睫毛的影子像小孩低垂的两只小手，表情也孩子气——恋爱中的女人多少都有些孩子气，固执，天真，喜怒无常。

“我没事。”曼丽摆了摆手，微笑着点点头，示意可以正常开始。

音控轨道盘虽然有点旧，但毕竟是西洋货，用了快十年了，还没更换。老张的手指枯瘦，往上轻推控制扭。

曼丽的轮廓在灯光下渐渐模糊，她今天穿着红色对襟小棉袄，勾勒出美好的身段。很多人说声音好听的大多长得不好看，曼丽算是个例外。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要继续昨天没有说完的故事。男主角无意伤了爱人的心，事后他自己也深深懊悔。经过几天的挣扎后，他决定勇敢地跟他心爱的女人表明心迹……”

曼丽的唇型是最好看的心型。

据说这样的女孩红颜薄命。

痴情的、看不开的、放不下的都是薄命，生命的苦难厚重，谁也逃避不及抽丝剥茧般的轮回宿命。



曼丽考取播音员的时候有点阴差阳错，因为面容娇美，主考官丹萍建议她放弃广播电台播音员直接去考电影演员，曼丽说回去问问父亲的意见。

丹萍拿着一支笔，抬头劝道：“其实在摄影机前，就是注意态度的自然。一个演员的表演是不能有丝毫勉强的，一切都得和日常生活一样，否则就不堪设想了，你具备这样的气质，不当演员实在可惜。”

曼丽点点头，脸红红的，“我还是得问问我的父亲。”

电影演员，啊，明星，跟丹萍一样，衣着华美，过上等人的生活，不必为了一支口红一条丝巾省吃俭用一个礼拜，可以喝红酒，穿高跟鞋，抹法国香水，还有精品屋里那个八音盒，上面有个女童生了白色翅膀，旋转的时候清脆音乐飘出来。

徐曼丽的父亲徐伟良是个中药商人，说话口腔里带些中药气。最近西洋药流行，什么阿司匹林、青霉素之类，中药生意有点受挫。通货膨胀钱不再抵钱，有些东西省了，比如车子。但有些还是留着的。

曼丽的母亲去世以后，姨太太米雯扶了正，仍然戒不了抽鸦片的习惯，家里飘荡着檀香、甘草、烟叶混合的奇异气息，又败落，又熟悉，夏天那台摇头晃脑的大

风扇吱呀吱呀地响着，让人觉得人生的苦难没有尽头了。

即使是败落，也是繁华中的败落，有荼靡盛开凋落的影子，早年的繁华盛世被拉得长长，那是老佣人王妈的脸——米雯不喜欢年轻丫头，老点没关系——像王妈这样的就挺好。嫩的太危险，防不胜防，怕徐伟良偷偷睡了再招了做姨太太，重蹈覆辙。

越是自己出身低的越是瞧不起跟自己一样的。

米雯吞吐云雾之间用类似溶化后的麦芽糖般甜腻的声音规劝道，“是啊，一个女人家抛头露面当戏子是什么好事？老爷，我看趁早把她许配给张军统的少爷算了，现在世道不平静，找个靠山也好。”

徐伟良的腿靠在摇凳上，身体晃悠着，“听你姨妈的，有点道理。”

米雯比十九岁的徐曼丽大七岁，说话老气得多，由一个丫鬟熬到正室，学得最多的就是看人脸色说话，她瞅瞅徐伟良，又瞅瞅曼丽，“你看，你父亲说话了，嫁妆你放心，我自然不敢亏待你。”

曼丽的脸气得通红，拳头捏得紧紧的。辛辛苦苦毕了业，就是为了逃离这个家，现在才发觉努力都是徒劳，所谓的学问和知识只是在出嫁时候多一份筹码罢了。

王妈看气氛不对，赶紧过来打圆场。掀开桌上的红色绒布，是亚美老牌 1651 超等外差式收音机，木壳带灯，是两年前买的，当时只要一百七十元，背面还写着，“除做收音机外，并能放留声机片，或做公共演讲之用，详见说明书。”



购买的地址是上海江西路三二三号亚美股份有限公司。

两年前，徐伟良的身体似乎比现在更好。

两年前，曼丽在大学，舍不得谈恋爱，怕对方看不起自己的家庭。

两年前，你在哪里呢？

王妈把电源轻轻插好，赶紧道，“呀，杨振雄的评弹开始了。小姐莫说话了，莫说话了。老爷喜欢听呢。”

“没啥稀奇，只是因为他年纪小，好白相罢了。”曼丽嘟囔了一句。

“只顾着说别人，有本事你也进去啊，真是！”徐伟良拂了拂袖子，拿起旁边的焦三仙喝了一口。

曼丽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因为这句话，奥斯邦电台多了一个如花似玉的播

音员。是民营电台，在好好百货公司的最顶层，从播音室出来可以看见大半个上海的全貌。

徐伟良虽然不乐意她干这个工作，但毕竟当广播员比当电影演员隐秘得多。何况仔细听听，曼丽的声音也不错，尤其是晚上，似乎飘到人的心里去。

本来是当新闻播音员，是替补，最近台里弄了个新节目，台长李万鼎便对曼丽道，“‘爵士风情’由你来主持，要好好干！”

曼丽喜出望外，熬了一年，终于可以正式主持自己的节目了。曼丽住单位的单身宿舍，离上班的地方骑自行车三十分钟，坐电车十分钟，大部分时间是骑自行车，这样显得小腿纤细柔美，而且可以省钱。最近家里出了点事情：徐伟良从山西进来的昂贵中药在路途中遭遇劫匪——火车上遇的劫。那些鹿茸、人参、虫草全拿走以外，包装也破了，又下了一场大雨，运到上海来的时候剩下的药材全部发霉。



家里的厨师不得不辞退，因为付不起工钱，佣人王妈兼职厨师，一岗多用，开源节流。

曼丽开始给家里零花钱，每个月多则七八百，少则三四百，米雯的态度似乎也好很多——家里的经济不好，人在钱跟前多少是要低点头——也不谈将曼丽许配给张军统的儿子张少廷的事了，怕曼丽生气不给家用了。

这样的时光，是曼丽的一生中最愉快的，忙碌，充实，轻松，没有什么太多担心，连骑自行车时都有哼着歌的心情。有时候尝试着在阳光下撒开手骑车，刺激的那一瞬间，袖子上的流苏被风轻轻吹起来，笑起来妩媚明艳，灿烂的笑容、洁白的牙齿让匆忙的行人羡慕不已。



导播老张搓了搓冻红的手，虽说播音室里有暖气，但裸露在外的双手仍然有冻僵的感觉，更显得手指纹路的枯黄。

播音室里的女子曼丽小姐已经日渐成熟，曼妙的声音让人在夜晚听得如痴如醉。能跟美女做搭档真不错，每次对着曼丽的背影，老张都有一种由衷的感叹，这么好的孩子将来被哪个有福气的小子娶来当老婆？

曼丽会做饭，中午休息的时候会骑自行车回去，简单又实在。冬天吃完中餐又支了个小煤炉子，生了炭火，干净的火钳上烤了糍粑、年糕之类，洒了细细的白糖，用报纸包好送来给电台的同事吃。两面都是焦黄的，中间裂开，露出雪白的糯米，甜而不腻，香气肆意散发，是最好的餐后甜点。曼丽看见人家吃，自己心里总是很开心。

晚上回屋子的时候，把头发散开卸妆，她画的是淡妆，拿热毛巾轻轻一擦，红嘴唇的印就赫然出现在毛巾上，眉毛也是淡淡的，照着镜子，也生出几分自怜来——这么好的女子，怎么没人来爱呢？

穿衣镜大大的，睡衣是艳丽的红，好好百货公司年底打折的时候冲进去买的，二十元钱，睡衣腋下系着一根带子，外头也是两根腰带，轻轻一扎，小巧的乳藏进

去,温暖地包裹着她们。那是曼丽身体最美的一部分,坚挺而温柔地生着,将来是属于她的丈夫和她的孩子的。

房子是租的,因为是同事托的关系,房租很便宜,带洗手间的公寓一个月三百一十块,简直便宜烂了,除了春天有点潮湿外其他一切都好。

床单也是在好好百货公司买的,纯棉的一整套枕巾、被子和窗帘,湖蓝色,带小碎花,一进房间,就与花花世界隔开。房子里是极其干净的,几乎没有一点灰尘,厨房侧面有个小阳台,可以用来晾晒衣服或者看风景,趴在阳台上,街头巷尾一清二楚。因为是三楼,楼层不高,好几次曼丽都想从三楼丢个菜篮子下去,用绳子吊着,篮子里放了零钱,叫小贩把橘子、板栗之类的放进去,但终究没有实现——谁知道货物是好是坏!经过自己亲自挑选的方才称心。



家是两个星期才回去一次,工作后觉得家里没那么讨厌了。米雯最近怀孕了,挺着个大肚子在家养着,因为要照顾孕妇,额外添了个佣人,王妈亲自在保姆市场挑的,名字叫做伊玲,年龄不大,胸部却很大,是个老实巴交的少妇,还没过门,男人在打仗的时候战死了,还不知道尸体在哪里。自己孩子刚满月就过来上海,孩子是个遗腹子。将来估计米雯生了孩子奶水不足,可以让伊玲兼职做奶妈的。王妈仍在,每次曼丽回去都做一桌好吃的。徐伟良闲时喜欢靠在椅子上听收音机,吃饭的时候也听,偶尔也跟曼丽说,“叫你们台子里别尽播那些西洋音乐,咱们中国传统的,才是最好的。”

曼丽瘪瘪嘴,“听我最近的广播剧没?很多听众写信来夸我声音不错的。”

王妈也迎合着称赞,“是啊是啊,听小姐播音是很舒服的,晚上老爷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曼丽噗哧一笑,差点把饭喷出来,敢情自己的声音是催眠用的。

吃完晚餐,曼丽用餐布擦擦嘴唇,心满意足地在沙发上喝茶,一边询问着米雯肚子里孩子的情况。俩人现在关系稍微好转,米雯顾着自己肚子里的货,听说孕妇不能生气不能小心眼,否则生下的孩子不会好看,于是对着曼丽态度尽量和蔼。

“医生检查了,说是明年七月生。”米雯喝下去一碗药,说是说安胎的,其实是戒鸦片的药,中医开的,药方子拿来,自己药房拿药,不用钱。

“哦,那也快了。”曼丽看着她眼皮浮肿一脸疲惫的样子,心想生小孩果然不是那么好玩的,“将来是请人来家里接生还是去西医医院里生?”

徐伟良道，“当然是请接生婆来家里，去医院里让那些大夫看啊摸啊成何体统——听说还是男医生。”

曼丽不便发表意见，生孩子这件事她没有发言权，只是讪讪道，“也好。”她的母亲当时就是因为接生婆的用具消毒不彻底落下的病根，没过几年就离世了，但她不知道其中细节罢了，只是听父亲说母亲天生身体虚弱，性格又好强，生了孩子还要到外面去跑生意，累跨了。

曼丽的母亲年轻时生得漂亮，曼丽随了她母亲。

徐伟良似乎想起了什么，对曼丽道，“你也抓紧点，看看你今年多大了，二十一了，你该找一个了。”

曼丽愣了愣，怕米雯提起张军统的公子之类，丢下一叠钱在桌子上，赶紧告辞。

这次米雯没有说什么——她顾不上了，她要用这些钱买市面上最好的水果给自己补身体，她要生下一个儿子来稳固自己在这个家庭里摇摇欲坠的地位。

新来的佣人伊玲送曼丽到门口，“小姐是回宿舍去吗？”

曼丽看了她一眼，“今天难得休息，不用值班，可能出去走走。”

“小姐慢走。”伊玲在门口道别。

曼丽回头看了她一眼，真想问她吃什么把胸部吃成这种形状的，又开不了这个口，带着满脑子的问号走上大街。一辆黄包车过来，招手即停了。



“小姐，去哪里？”拉黄包车的穿着一件褪色的汗衫，额头上汗珠滚滚，有刚刚拉过客人的痕迹，那垫子上似乎还很暖和，是男人的气息，有少许古龙水味道。按理说这样品位的男人应该是坐汽车的，又或许他赶时间，等不到出租的汽车……

“哦，到哪里呢？”曼丽向四周张望着，因为是周末，灯比以往更亮堂，行人也是大包小包。这么早回屋子里去除了看书也没有什么消遣。相熟的同事这时也在电台值班，平时女校的朋友也都结婚的结婚，恋爱的恋爱，谁有闲工夫陪她瞎逛。

一辆汽车缓缓驶过来，很远就能听到高音喇叭的声音，是辆宣传车，里面一个尖锐的近乎女声的男声撕心裂肺地往死里喊，“电影《姊妹花》，当红影星伍宛云、赵白初主演，错过了一辈子都后悔啊！”

声音是录好的，所以翻来覆去播的都是这一句。《姊妹花》的电影海报曼丽看见过，贴在百货公司最显眼的地方，是部大片，据说里面两位主人公的衣服华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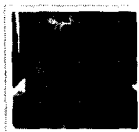
时尚,除了爱情、亲情,也可以当作一部时装剧来看。

“去南京路芜湖电影院,快点!”曼丽看了看时间,差半个小时八点,应该来得及的。

“要五块钱喽,今天星期六的,那里人多又不好走。”车夫看出了顾客的焦急情绪,趁机涨价。

“好吧好吧。”曼丽话音刚落,身体已经在路上飞驰。嘴因为是微微张开的,清冽的冷风灌进来,闻得到自己脸上雪花膏的香气,那是自由的日子。

有时候一场电影可以影响人一辈子。上天总是喜欢跟我们开不怀好意的玩笑。



沈君初独自在南京路漫步，偶尔有几个胆大的女子回头看他。君初身材高挑但并不是模特，尤其是坚挺的鼻子，还有那双会说话的眼睛，让对他有少许好感的人不敢直视，怕被这样的眼神剥光衣服，露出内心。

冬日的黄昏早已经被黑暗无情吞噬，替换夕阳的是路边的霓虹。大大小小的招牌下，有身着貂皮大衣的贵妇，有喜逐颜开的商铺老板。巡捕房的巡警大大咧咧地给那些乞讨的逃荒者一顿乱踢，毫不吝惜。皮靴是上头统一定制的，一脚一脚，扎扎实实，踢在人身上时发出扑通扑通的声音，嘴里一般都是念叨，“小瘪三，小赤佬，南京路是你来混的吗，赶快滚！”

踢累了，巡警们走了，逃散的乞丐又聚拢来，流着鼻血怯生生地伸出脏兮兮的手，“大爷，太太，行行好，打发点，打发点。”

沈君初的风衣口袋有零钱，往地上一扔，几个乞丐扑过去争夺，有个年龄较小的拿到一块钱，感激道，“谢谢叔叔。”

君初点点头，他的心里是仁慈柔软的，跟外表有些出入，不少女人跟他相处后的评价都是一个词：冷若冰霜。

君初因为相貌英俊，又是留洋回来，在法国学的是摄影专业，家世又好，父亲

去世前是上海浦发银行的董事，留下一大笔遗产。现在不用上班，只是拿分红就已经是收入丰厚了。君初前途远大，最近祖上又刚分了家，父亲生前最喜爱的就是君初，几个姨太太的孩子都只分了小部分，都是乡下的房产田地。看来男人都是精明的，看起来糊涂，内心比女人精明。

君初在上海霞飞路附近买了栋老房子，准备接湖南乡下的母亲正式住过来，她一个人，守着老屋，守着空荡荡的回忆，一个老寡妇，年轻的时候嫁到他乡，丈夫很快就变了心，差使她又回了乡下。名分是有，只是除了过年，平时很少见到丈夫。老了，被儿子安慰，也算是心安理得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了。嘴上推辞着，但心里也是乐意，从长沙到上海往返几次，累是累，心里却是愉悦的。回到乡下跟周围的邻居埋怨道，“我说了上海太吵，还是乡下清静，我家君初说了，非得接我过去养老，唉，任性的孩子。”



老太太埋怨时嘴角是带着微笑的，带着底气十足的意味。

君初微笑的时候跟母亲很像，嘴角微微上扬，鼻子偶尔轻微地哼一声，只有自己听见，更显得高傲了。君初本来个子就高，性格还高，让人觉得遥不可及。

今天来南京路是准备替即将来上海的母亲挑选些被褥，路过《姊妹花》的电影海报，突然想起一件事。浦发银行新任执行董事 MR. 杜下班前给自己来了个电话，说是给他留了电影票，是个不错的电影，请他一起去看。

MR. 杜是法国国籍，但父亲却是中国人，因此有着蓝色的眼珠子跟黑色头发。早年君初在法国留学时就认识的，是教金融科的教授，旁听过几次课，没想到后来成了浦发银行的执行董事，一直想让君初入银行给他帮忙。君初总是觉得在电影厂当摄影师才是自己真正的兴趣——有了足够的钱，兴趣就是最重要的了。陶醉在光影世界里，君初是敏感的，那些作品，就是自己的孩子，左看右看，怎么看都是满心欢喜。

但好友的盛情不能谢绝，要是不看这场电影也不好。《姊妹花》不是自己公司拍的，正好可以看这个电影的摄影制作怎样——君初对于自己的拍摄手法一直是自信到自负，自己封自己是全上海最棒的摄影师。

海报上巨大的两个女人对自己笑着，霓虹灯下，咧着嘴，笑容长久僵持着，牙齿白森森的，每颗牙齿在寒风中有讨好的意味。

电影院是要进去买票的，刚准备推门，里面散场的观众潮水般涌出来，男人一脸茫然，女人眼睛红肿，小孩手里拿着爆米花——看场电影没有吃完的，舍不得

丢掉，被大人抱在胸口，一颗爆米花掉在地上，惋惜地一瞥。

“开始卖票啦！”人群中不知道谁喊了这一句，在门口等待的人又冲了进去，君初知道老杜给自己留了票，也不着急进去，慢慢踱步，风衣是黑色的，领子半竖起来，咖啡色的领巾随意地围绕领口，两只手插在口袋里，显得有点放荡不羁。裤子是在法国回来时订做的，米色呢子料，裤缝笔直，鞋子也是簇新的，是佣人善妈拿金鸡牌鞋油仔细刷过的。那时候上海还没兴起这样时髦的装束，不免让人多看几眼。

他几乎没有把善妈当佣人，她带着他蹒跚学步，君初小时候爬树偷枣，善妈也是偷偷隐瞒着，不告诉大人。走进电影院，这么多人！看来这场电影真的很受欢迎，不知道摄影的是谁，君初的嘴角又挂起招牌式微笑，鼻子也是轻轻哼了一声，这样的表情是可爱的。

票房里突然冲出一个高大的男子，听口音是东北人，大声嚷嚷道，“票已售完！明天请早！”

哗的一声，有人叹息，有人叫骂，有人庆幸——庆幸的是那些早已经买好票的。君初费劲地挤到窗口，对刚才喊话的高大男子道，“麻烦你，我来取杜先生留的票。”

那男子抬头看了看君初，说话声音顿时软化下来，“哦，您稍等，我查一下登记簿。”少顷，继续道，“您是沈先生吧，请问您要几张呢？”



曼丽站在他身后，伸出两只手指，眼神满是渴望与焦急。好不容易排队想看场电影，如果没票了，要等到下星期，而且档期就过了。

君初愣了愣：她认识我的么？还是认识杜先生？不由自主地也伸出手指做出剪刀状，“两张。”

说出来就后悔了，不知道这女子什么目的。万一是……据说年底的治安不大好，不会是欺诈的吧？看样子那女子模样生得也是清丽，那笑容简直让人难以拒绝……

票房的男人看了看二人，也懒得声张，反正这个拿票的先生会签字的。

曼丽走过来，拿过一张票，塞了十五元钞票在君初手里，一转身就不见了。此时的君初还在皱眉思索这个人是不是骗子，回过神来，她已消失在人群中，背影很是显然，留下的那阵风，却是陌生中带些熟悉的体香。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